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五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九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儒藏

目

録

目錄

元儒碑傳集二(卷七一至卷一五六)

李文澤 校點

楊宗義 審稿

.....

一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一

鄧文原 王勳 劉蒙正 張模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

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中進士舉連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職越三年庚戌出任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又為國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己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名為集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

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窆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為請澄適卧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旨孟頫子昂為澄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之為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謂後予十年而生遽先棄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姿溫粹儀矩端嚴其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潔如玉字法道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既逝欲求善書人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仲民寃至今有遺愛祠^①元代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實相副者也^②有文集內制奏議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曾大考從勳妣楊氏大考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



儒藏

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子柔，嘉禾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楚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其壻也。孫男萊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宅湖州路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徐夫人祔。系本衡鎮西將軍苗裔，去秦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叅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君李若魏，卓爾拔萃。繫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點染，文焰燦映，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攬轡，仲枉出滯，驅蠹殄惻。提誨詩詩，承學彬彬，具稱聞人中。朝望疎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耆賢，未應奪年，蜀為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四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於人。貨產真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略，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諭佃人令自實稻，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間，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登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思慕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居



睦州。其後又徙家于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於武經郎。權發遣壽州事。父諱集。嘗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壽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壽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壽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塢。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曰垌。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銖。鑄。鏐。錄。錡。鉦。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辱婚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運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

父。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繁。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潛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之也豐。有沃其枝。遺澤是蒙。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黃潛撰《文獻集》卷九上

元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安成劉聘君墓碑銘

國子助教鑄君文廷既陞于朝。當推恩其親。天官為之擇館閣美名以居之。於是贈其先君子劉公以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應奉即唐供奉。金人避其主嫌名。改今稱。國朝因之。雖七品階。寔北門詞臣。惟朝士知名者得。以是榮其親。文廷將歸。燎黃于阡。狀其先德。謁銘于余。余至順庚午。校藝南宮。文廷余所得士也。為國子祭酒。又同在胄闈。故為之叙而銘之。叙曰。公諱蒙。正字聖功。安成漢為縣。屬長沙國。劉氏為長沙定王後故家焉。公十四世祖曰五處士。初徙城西陽村。晉安復縣也。處士

生唐末五季，有善行于其鄉。涉宋三百年，鍾氏科第相望，皆其後人。公幼有宿慧，五歲屬辭，八歲能舉子業。號曰奇童。父嘗携之貴人家，貴人命以賦，援筆立成，思致不凡。坐客數服，一日父于役，公戲母周夫人側，適諸父夜課，子姓以鄉校賦題，燭跋未就。周夫人曰：「諸兄方苦吟，兒則戲劇何為？」公俄默，若有所營，食頃曰：「兒賦就矣。」索紙筆寫之。周夫人命以質諸父，諸父為之失色，以示諸郎曰：「若輩徒長大，曾不愧兒。」明日賦傳誦，眾口鄉前輩爭造門，呼出觀之。居無幾，世改科廢，公年方富，才器卓犖，自以用不適，時浸不屑為章句習。會丁外艱，撫事增悼，終喪辭周夫人南遊衡湘，常悒悒不樂，喟然歎曰：「夫人在，菽水之養不可久違，箕裘之業不可久棄。惜然歸，故廬盡發，先人遺書淹貫六籍，馳騁百家，考及經孟，隱奧屢初釋官，靡不搜扶。已乃大肆力於文，沛然出其有餘，沾被學者四方。負笈及門如適工儻，長短大小咸中矩矱。它匠棄捐，悉就斲削，以公能誘人知方，使厭飲日趨，不容扼也。性豪舉曠達，先廬故占勝地，稍鄰飛公出，誘大駟暗播，規為已有。諸從異懷，不能制。公還營，必復之。駟亦難公奉歸，侵疆公拚除，壞葺招復徙者，隣以是無公。會歲侵，鄉田不毛，隣劫於征布，以計弛其肩於公。人謂勢必返之，不則病。公曰：「人憊故求更僮而返之，不仁。里有貧不能輸者，毀家以代之。由是生計益削。」

然終不各隣，獨自責曰：「居不擇隣，非智。去之，龍雲溪上居焉。」溪上多故人士，族樂公之遷，道子弟受業，恐後四方勞問，繼屬公內給大夫人甘膳之需，外脩諸士友綢繆之好。晚況殊適，環堵蕭然，戶屢常滿。與至觴詠，賓主盡歡，高談善謔，傾倒四座。酒酣，取古人詩文擊節而歌，聲沮金石，疎髯古貌，臞如列仙。胖晚世故無足芥其胸次者。一日飲傍舍，莫歸，沾醉就寢。丙夜家人聞呻吟，起問安。公曰：「吾舊疾痛，亘心膂，歲常殆。今二十年復作，其不瘳乎？」詰朝，更數醫，皆卻其藥，不飲。七日，忽宵興，正冠而坐，召諸子，語不及他，唯以不得終養大夫人為恨。言訖而瞑。皇慶壬子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年五十有三。疾初作，周夫人已卧病。公卒七日，周夫人亡。明年正月十有一日，諸孤用治命奉公柩，葬于故廬之陰。曾大父繼周大父先登，父雲鳳皆為鄉名士。娶朱氏，以子貴，封宜人。子四人，長聞，即文廷登第後，調臨江錄事，有善政。居成均，事稱其稟以善教名。次開，次閔，皆以經教授。女二人，長適賀氏，次適張氏。孫男女十三人。公篤於孝友，弟應龍幼孤，妹歸李氏，早寡，子時饒，鍾師叔相仍。公避難崎嶇，往來百里，間撫孤存寡，恩極周緻。家雖貧，所識空乏，即解衣推食無靳。居鄉曲有譽，處豪右有道。雖不好以氣岸加人，而見者自失其負挾。平生喜讀書，過目成誦。朋友凡疑，隨事疏荅，云出某書，見某註，如腹



元儒

有筭然。為文渾厚條達，不事奇澁，下筆輒數千言，雄議疊出，多裨益世教。切中治體，人稱其有大對倫魁之材。尤善知人，誠偽策事成敗，攬逆無故，至前了不為動。人驟遇之，見其高世不羈之材，未容輒致親附，而明白坦夷，雖家人細故，不以欺。客退而消去，鄙吝終身不忘。雅不喜浮屠幻妄之說，聞朋友有佞佛者，移書切責。鄉先生若靜德王公、聖與青山趙公儀，可復心，崔公君舉、蓋吾劉公將孫，皆折輩行友之。科詔既下，公讀而喜曰：「吾老復見場屋，寧非天乎？」尋至物故。齊齋彭公長庚祭以文曰：「科目方興，而伏生死，禮樂將用，而河汾亡。其見重名士如此。」公號山泉先生，有美贖集若干卷。學者傳之。既沒，時人見論事不痛決，臨文不强人意，輒太息曰：「安得復見劉山泉先生。」銘曰：「公之學碩，以多可擢巍科。公之詞雅，以麗可司帝制。有其學不科，其摧父懷其璞子，獻其藪有其詞，不制其司生，肯其馳死，滅其資，其有不居其蓄不佞。其達敷腴，其償焉諸。茫茫九京，公莫起矣。」

歐陽玄撰《圭齋文集》卷一〇

張君仲實行述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張君仲實，曾祖宗尹，宋贈朝議大夫、祖、續、宋武德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父、洽、忠、翊、節。先生諱模，字仲實，其先泰州三陽川人。五世祖循，忠烈王佐，宋高宗南遷，因家錢塘。先生幼而警敏，絕人，能刻意學問，言動蹈繩墨，雖在綺紈，不流不侈。甫冠，學藝大成。是時宋社既墟，而文物典刑猶存，鉅人耆艾士若兵部尚書陳公存、參政中書文公及翁、禮部侍郎鄧公光薦、太學博士劉公辰翁皆降誅，年德相與交好。憂壘四出，蓋自景定咸淳間，士流於舉業，以礪經破道之學，索齋而風聲之。先生獨斬斬於流俗，銳意矯復古學，一切掃除芬葩，組繡而空之。於時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以文墨論議，特起東南，先生稍後出，名嶷然角立。文辭肆博，其學富而醇於經，闡明與古，鉅異刻偽，與濂洛紫陽表裏而涵浸淳蓄，洞見根極，大修厥文，閤肆雅興，茹道德之旨，達世務之要。於詩尤自喜，溫麗閒淡，氣質渾渾，辭

非一律橫從竊眇而自合於繩削。又何其工也。為人廉靖自將。尤篤於嗜善。其游皆當世秀人偉士。與剡源戴表元。帥初。漁陽鮮於樞。伯幾。吳興陳康祖。無逸。錢塘戴祖禹。今祭酒巴西鄧公文原善之尤厚。其事親以孝聞始終。翊節蓄學弗售。而先生不事產業。基址日益以貧。而竭力致養。宜寒煥。具豐柔滫瀡。弗忍一日去左右。其隙則教授學者。戶屨解鱗然。其聞言氷釋。觀德心服。勸飭礪溉。以成厥器甚衆。初。用舉者起家為杭儒學錄。非其好也。翰林學士徐公琰。廉察浙右。素聞先生賢。甫至。致禮與相見。器之。即薦宜充本朝文學選。翰林承旨閻公復亦奇其文雅。咏言以賞識。二公望崇一世。不妄與人。數從騎吏入下里舍。論談薄宴。學士大夫咸多二公之知人。而知先生之微求諸人也。頃之。江淮尚書省選正江陰儒學。尋遷宜興州學教授。轉教中江府儒學。先職是者轉噤吟尸殿官。先生所至。端矩饒嚴。指誨。我冠逢振翕然。知所樹立。庾泉庫錢。整勢剔靈。修明紀綱。士

得以勸。敝得以興。而學校風俗為之一變矣。大抵先生之學以明斯道。澤元元為己任。恒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不必見諸空言。雖宦而不遂。仁而不年。其所設施不足以發厥蘊。然其志可知也。轉徙郡文學。更二十餘年。人皆為之歎。然而先生怡然不介意。每去官歸。輒與學者講習如平昔。若終其身以誨人為樂者。平生故人超侍從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或聞先生一入帝城。要途可跬步至也。謝曰。親老矣。得一席之位。以行志。三釜之祿。以為養。斯可矣。庸何望。其賢以茲益信。先是有以工書薦者。拒之曰。與其以書進。吾寧窮以終也。江浙行省丞相府辟掾禮曹。今平章高公時參知政事。素善先生。亦風俾即署。時首相目指氣使。可鑠金石。先生固辭。卒弗能奪也。其正行直道。迺如是。久之。調將仕郎。主廣德縣簿。丁母憂服除。擢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知事。談者謂先生宜在朝廷備訪問。計簿非厥事。而先生處之。幹旋綜理。若決流抑隊。可為後法。考績而代不訛。浙西



道廉訪使者曾啟薦曰、張栻學究行尊、鄧善之劉損齋傳也。方朝廷崇儒術、尚庶素之時、宜特選江湘儒學提舉、以獎恬退。不報。先生亦以老不復言仕矣。以泰定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年六十六。葬於是年三月、墓在大慈鄉龍姓池北。初、宋大理少卿牟公巖號大儒、讀先生之詩、喟曰、非今之所謂詩也。桐江方萬里於文學少許可、以昌黎有李漢、紫陽有黃幹擬先生、學士大夫以為俞。而先生不以標望高人、好獎後進、一有所長、輒誘厲獎藉之、以故所成就累累知名。嘗手江浙文柄、其權衡鄉貢士、待人居多。嗚呼、可謂醇明篤德之君子矣。生平微所嗜好、頗喜藝菊。嘗謂所知曰、菊貞素孤潔、吾庶近之。因自號菊存。先生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據。既歿、子猷集其文章詩為學古齋藁若干卷、拾遺若干卷。其披尋紬繹、緝綴今古羣書、類聚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曰格物編、又如若干卷。讀者可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嗚呼、先生而位止於斯、而年止於斯、然能自

立於不朽、視夫待悖乎道、處非其任、其彰魄於後者、孰為窮、孰為達、亦可以無憾矣。母朱氏。娶劉氏、句容縣簿沆之女。繼室年氏。子五人、炬、燭、燭、燭、燭。燭前死矣。五女子、其已嫁者三人、梁郭瓚、抗吳某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一尚幼也。孫七人。既葬之三月、其游襄陰王沂序次其言行大畧而歸之。先生季子猷、噫、沂言亦奚益於先生也。然先生之歿、大夫子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則其遺論在人多矣。詎無能言君子為之著述、俾信於天下後世哉。

王沂撰（伊瀆集）卷二四

校記

① 祠苑：當作「詞苑」。

② 忠翊節：疑誤。

③ 鮮於：當作「鮮于」。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二

黃澤

黃楚望先生行狀

先生諱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宣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功召入面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寺評事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李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見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既以

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為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即歸閉門授徒以為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決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為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蹟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先生者待先生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十蓋國初賢守設此以



奉致政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窻，不蔽風雨。先生敬恭奉持，殺水雖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祲，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者之籍，謂先生一者儒爾。月廩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饑寒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為戚。蓋自昔所聞儒學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斯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月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儀甫所歸棺殮。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唯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

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婿也。孫男二，女一。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運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賢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為天開其愚，神啟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為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為主。



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以為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為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擬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為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識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為易。不期

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著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為先。以通書法為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為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為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為學。家自為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

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錄實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

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藁示人也。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爲六官所掌皆修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考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所當論。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國家之制也。計武王興周，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百里之下爲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及其餘功臣當封爵，與夫並建宗親，以爲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耳。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尤精當。其祭



祀之法，則兼戴記而考之，作二禮祭祀述畧，禮經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並崑崙神州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殷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以嘗配，即圓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郊，以迎氣也。祖禘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圓丘方澤宗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東連土，饗財匱，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二祭，故圓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淺聞所及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文，天地主於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圓丘為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既曰亦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而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之祭為禘，而不言及嘗，又以為禘小於祫，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祀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祇人鬼極盛之祭，遂為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為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君子以為聖

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為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為之說也。且河圖洛書著策之數，皆緯文也，其可廢乎？其辨胡仁仲以社為祭地曰：二社以享水土穀之神，而配以勾龍稷，非祭地也。禮天子諸侯，羣百姓大夫及庶民皆立社，故有王社、侯社、大社、國社、置社之名，其義高下不同如此。而謂之大亦之祭，可乎？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用第五等之服，不得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則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會同，宜於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即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

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亦，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圓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示，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祀天旅上帝對祀地旅四望，書及禮記乃多以郊對社，蓋郊祀上帝，社祀水土之神，其禮專。圓丘方澤，偏祭天神地示，其意廣遠，分為四祀明矣。天地之道，高深玄遠，大神大示不可煩瀆，故歲事祈之於郊，而水土之變，則責之於社，此古人立祀深意也。胡氏家學不信周禮，故率意立說如此。大抵先生之意，以為聖人制禮，遠近親疎，高下貴賤，皆有自然之序，必通其本原，而後禮意可得。蓋圓丘所祭者全體圓轉之天，總南北極，赤黃道日月星辰所麗者而言。故主北辰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